

清王朝的 侧影

吴正格 著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康熙的膳食政策

著茶忘危话乾隆

腐制败世说慈禧

清宫御膳房探秘

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

京菜探源

中国宴魁的历史刻痕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清王朝的侧影

吴正格 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王朝的侧影 / 吴正格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80223-982-1

I. ①清…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9936号

责任编辑: 袁国平 任景辉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68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43千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80223-982-1 定价: 35.00元

自序

改革开放后，政治天空阴消霾散，“解放美食”的潮汛使我乘闻而动，陆续出版了《满族食俗与清宫宴膳史》《乾隆御膳考述》《满汉全席》《中国京东菜系》等书，也让我对清朝列帝（包括慈禧）的宴膳状况有了较深的认知。当时写这类书的出发点是开掘清代食俎文化遗产，从中辨其瑜瑕，古为今用。虽然不敢妄为是对清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但区区斯旨还是有的。写作中，也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只有饌名的御膳经过考稽、钩沉、复制，使其制法得以还原，冀望“昔日皇帝餐，今日人民饭”的这一写作初衷能为新时期的文化、经济和旅游事业的振兴起到一点作用。

然而，清宫宴膳的历史又与清朝兴亡的历史密迩相关。这是又一个需要揭橥和论证的议题。因而，我于2006年以对此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用散文形式写出了《清王朝的侧影》这部书稿。

清王朝从勃兴到窳败的历史，有其“正身”，也有“侧影”。“正身”的轮廓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努尔哈赤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统一海西、“野人”女真各部，吸收其他族成

员，建立了强大的后金国，由此牵扯出清王朝的出世。天聪十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四月，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帝位，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顺治元年（1644年），努尔哈赤十四子、福临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袞，率领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部农民军，迁都北京，建立了清朝中央政权，统一了全国。这种兴强国势的上冲力又经历了顺、康、雍三朝，将清王朝推向盛世；盛世延及乾隆朝中叶前，其上冲力已达顶点。之后，由于乾隆的豪奢和腐败，大量消耗掉前朝积累的财资；还有他的满脑天朝意识，老大自居，闭关锁国，无视外部世界，这种极度僵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使盛世开始弧形地向下跌落，成为这个王朝由兴转衰的拐点。经过嘉庆朝至道光朝时，已是国库空虚，海内危机四伏，迫使道光过起了有史以来帝王中最寒酸的日子。咸丰朝至庚子之役后，清王朝愈见困危。慈禧训政期间，她贪污腐化，穷奢极欲，使宫中成为大贿赂场，为历史罕见。她更“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恩格斯语）而闭关自守、顽固全盘排外的皇权专制心态：“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她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实际是携着这个王朝一步步走向坟墓。当三岁的溥仪继帝后哇哇乱哭了三年，终至清亡。

清王朝的“正身”是如此，还要思忖其身后的“侧影”。“侧影”是依附于“正身”的。我视这个“侧影”为有清一代列帝们（含慈禧）各自不同的从膳观念和宴事行为。他（她）们的宴膳在不经意间经历了由陋到俭、由俭到丰、由丰到糜、由糜到腐的过程，并随势演绎贯穿着清王朝的始终。我写此书稿“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康熙的膳政宴策”、“奢泰忘危话乾隆”、“腐朝败世说慈禧”四章，即是描述其御膳桌上的变化而去存真这个王朝的



政权兴衰过程。

书稿写好后，适接《散文海外版》杂志编辑部的来信，问我有什么新作？我便将此书稿寄去。过后，甘以雯主编来电话说：“这是一部奇文，我们请社里最有学问的人审稿……”这样，该杂志于2007年第1期在头条以“特别推荐”栏目将此书稿连载。甘主编还在卷首篇《寻找感动我们的文字》里说：“我们重点推出了《清王朝的侧影》……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现实性、警示意义和作者的独特性……”因为读者的反馈较好，网上还有评论文章，此作品随后成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之后，还在2009年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之魂优秀文学作品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

这本书也算畅销。前几年我应邀到浙江省温岭市参加“七星云顶酒店”的开业典礼，董事长林美均先生告诉我：“《清王朝的侧影》我们预购800本，也请你来签名赠给来宾助兴。遗憾的是出版社发行部只剩200本，只好又补购了姚淦铭教授的600本《老子》……”

我这有点“老吴卖瓜”。但哪个作者不冀望自己的作品能让更多的读者阅读呢。

此书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再版了。感谢编辑部袁国平主任对此书的看重。书的正文后面还有四篇附文，即：《清宫御茶膳房探秘》《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京菜探源》《中国宴魁的历史刻痕——“满汉全席”考量录》。旨在说明，研究清宫御膳有两个目的：一是御膳不是单纯的吃喝，看清史绕不开御膳，它大到能促进或破坏历史进程和文明演进，小到能勃兴或腐蚀人的心灵。二是清宫宴膳毕竟是三百余年积累起来的食俎遗产，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清

清王朝的侧影

文化资源和历世御厨的技艺成果，我们有责任对其开掘、研究，继承、利用其合理内核，服务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样的话，清宫宴膳仍不失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宗珍贵食俎体系。



目录

清王朝的侧影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 4

康熙的膳政宴策 / 25

奢泰忘危话乾隆 / 59

腐朝败世说慈禧 / 92

附

清宫御膳房探秘 / 136

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 / 145

京菜探源 / 158

中国宴魁的历史刻痕

——“满汉全席”考量录 / 168



清王朝的 侧影



当定下这个题目后，清王朝在我的想象中似条巨鲟从历史之海中浮现出来。游影之间，感到它的头部在辽东的赫图阿拉一跃，颈位遂显豁在盛京那里；接着，它的身脊胸腹就摆到北京；然后末梢一翘，使我想到慈禧；至于溥仪处，只是尾部的残鳍。这种借喻未免玄张，又嫌玩“史”不恭。只是，我想概括一下清王朝的来“鱼”去脉。因本组文章是以御膳的角度去写清王朝的侧影，写它的由鲜到腴、由腴到糜、由糜到腐的体变过程，故此牵强附譬，就这样拙自绘形了。

我曾在《朝歌醉帝》一文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商初，伊尹怀着负鼎问政、“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抱负，在亳城为商汤王烹制一道“鹄羹”，以喻作治之道，为商汤王赏识，伊尹遂以为相；他以负鼎之志，辅弼商汤王灭夏。从此，一个新兴的商王朝在割烹的理律中强兴。后来，老子据此总结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经典名言。可是，五百年后，还是这个商王朝，却在“鹄羹”衍延而成的奢靡酒宴中消亡，纣王打了最后一个酒嗝，扑入蔓延的炊火中自焚。肴能兴邦，酒可丧邦；食鼎酒爵里，盛



伊尹事汤

装着一个商王朝。这里，恼怒的历史狠狠地扬手一挥，在岁月空间里划了一个循环圈，操纵炊火将商王朝铸成了一个后母戊大鼎，留给后人去思索。

商鉴于清，其间遥遥。但是，割烹的理律恢恢无截，它穿时越代，仍是深深地渗透到清王朝的政统中。只是世

进人易、时势不同，不再以人明规，乃隐延成一种獭祭式的自然流泽，悄悄染附到清王朝统治者们的身上，使他（她）们在浑然无觉或有意无意间释放着这种史传的作用。这样，凭赖他（她）们各自不同的从膳观念和宴事行为，也就有了明君、庸君和昏君（后）之分，使御膳桌上的变化成为清王朝变化的一个侧影。于是，清王朝的御膳也就在不经意间经过了一个由陋到俭、由俭到丰、由丰到奢、由奢到朽的过程。最后一看，鼎爵里也盛满了殷肴商酒，使清王朝迷迷晕晕地陷进了历史埋下的伏圈中，最后蹈入商王朝倾覆的那种地方。这时候，历史又恼怒地跳出来，但还是压住火气，还算客气地将这个变得只会豪饮奢食、满身赘肉的无用王朝撵出了故宫。

因而就想，膳宴对执政者是政治，对为官者也是政治。实质



上，“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内核已被历史熔炼成构建和谐国度的象征性的政治符号。我们这个膳宴王国走到今天，能从清王朝的前鉴中获得何种警戒呢？往下这样去写，并未调入戏侃或亵渎的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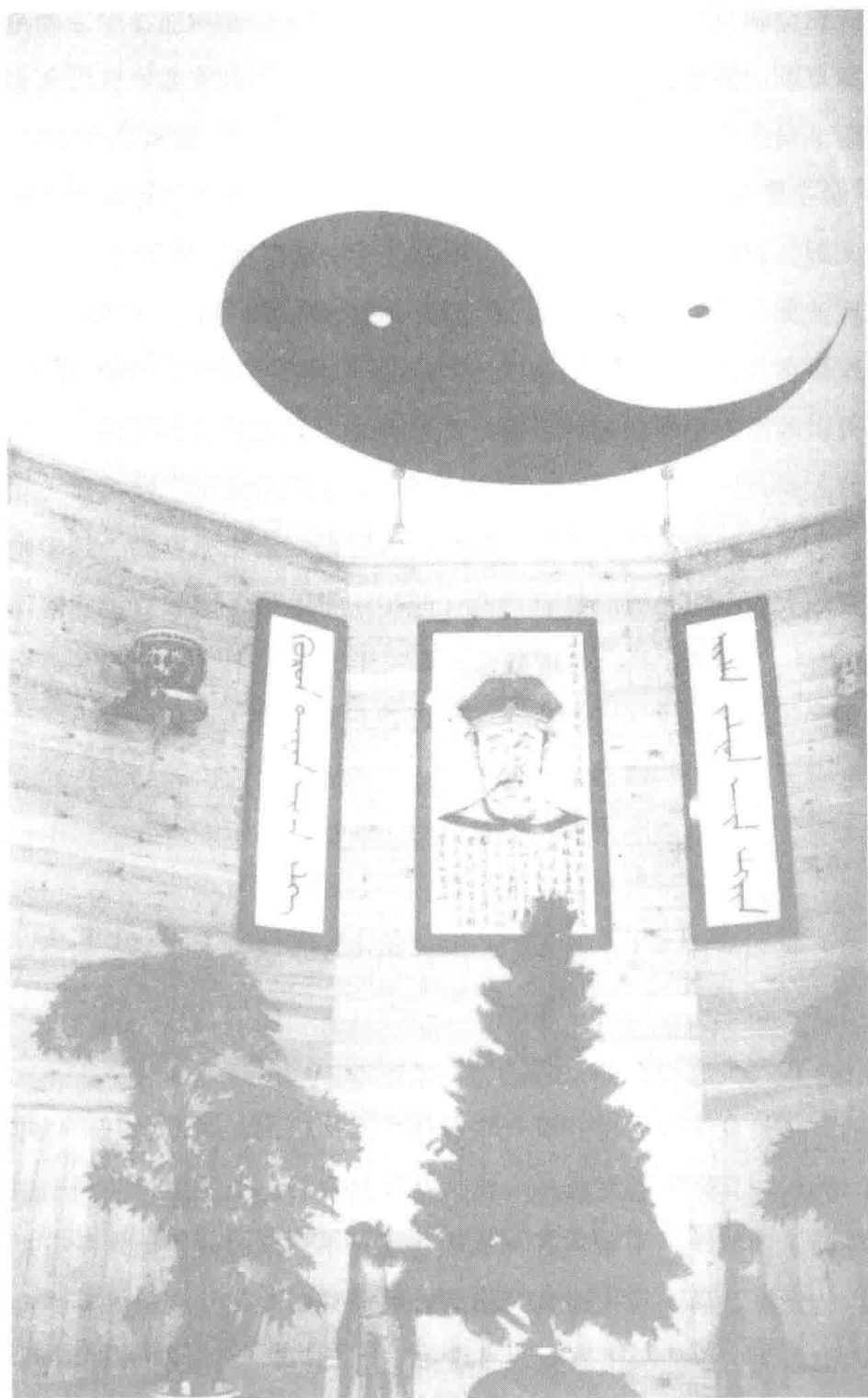
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清王朝的侧影之一

一、元代草原与前清山沟之间

“赫图阿拉”这个满语，汉译为“横山岗”，就如古籍里说的“陟彼高冈”。清王朝之初，关外三京的第一座京城就建在这里。它位于抚顺的南面不远，清时被尊为“龙兴之地”，称兴京，满语为 Yenden hoton，意为兴起、肇兴之城（现属辽宁新宾县境内）。这地方我常走动，主要是去搜寻并感悟清代的文化遗迹。每当我乘车驶进盘山道，环望这一带脉势如腾的蓊郁山冈，悄动的苏子河漫漶西去，还有北延的羊鼻子山东西两侧的广阔田野，那是可容纳数万之众练兵的天然空间，就感到这里有一种包容生灵的温厚气氛，诱人亲近。旋而想到，当年的努尔哈赤能于此地建都立业，使御膳的灶火得以萌燃，并化为这个王朝“紫气东来”的第一股炊烟，这是他的牧猎生态意识在蛮赫中升展成的兴国行为，是充满了鲜活生力的选择。

从此，一个被称为“骑射的民族”，便在这个大山沟里积蓄了改变历史的力量。这种情况，似乎与当年在蒙古的忽里勒台的成吉思汗相仿。这儿请允许我提及一下前史的片段，说几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清王朝的前世敌首，他的智慧大多用在武功上了。所以，当时世界的东半球都留下过他和他的子孙们的剽悍身影。直到 1227 年 7 月，他灭了西夏后，病死在甘肃清水县的弥留之际，颤动的双唇间仍然吐出两句有气无力的杀伐声音：“要假道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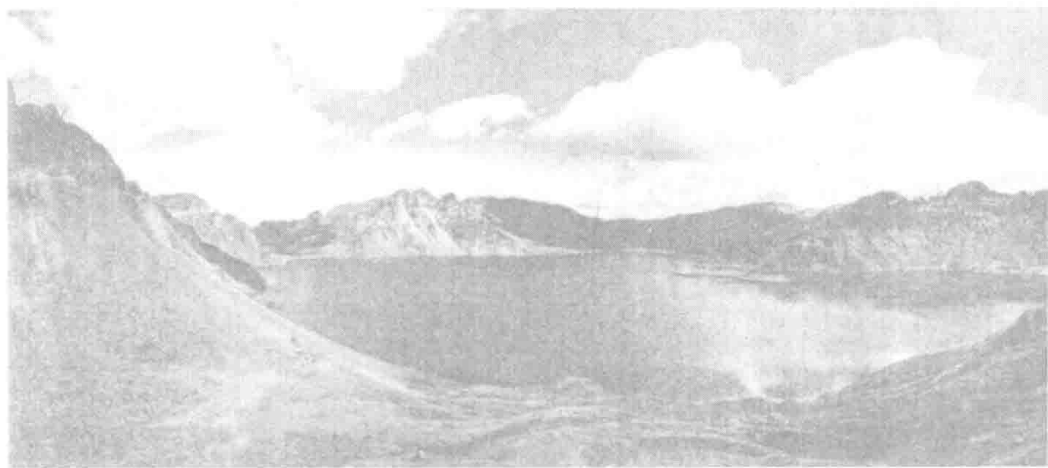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画像

灭亡金朝。”后来，金王朝果然被他的孙嗣忽必烈灭了。金王朝是清王朝的隔世先朝。这里需举出个金主御宴的例子才不致脱离主题。当初，金主曾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北畔举行过所谓的御宴：“金主聚众将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麂、獐、狐狸、鹅、雁、鱼、鸭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以芥蒜汁清沃，陆续供列。各取佩刀，脔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而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钦定满洲源流考·国俗》）而且，稗子饭里还“渍生狗血及蒜之属合食之”（《金志·饮食》）。这种御宴今天看来，倒像尧舜时期奴隶主举办的一顿半野蛮的大餐。可是，金建都燕京（时为中都）后，因领效过北宋汴京宫廷的御宴余绪，其御宴就大不一样了，宴时，“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碟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牙”（《钦定满洲源流考·国俗》）。您看，金主的御宴在前后间的变化该有多大，得来也确实不易。这是获得了尊荣、领土和财富的集中象征，更是用千千万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然而，这一切都被忽必烈抢掠过去。当金哀宗被蒙军由汴京追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而悬梁自缢时，他的余部只能怀着亡国的悲伤，溃逃回东北，重新过起凄凉的牧猎生活。照理说，亡国之灾该是世代不忘的。可是金主的后世并没有舔着伤口回忆仇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当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后，他所懋建的功勋就等同于当年统一了蒙古各部的成吉思汗了。这时候，他却没有复仇的意思，而是首先想到效仿成吉思汗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的做法，令他的文僚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字头谐女真语音，创制了最早的满文，用翰墨武装起一个文盲的民族。可见，这时



的努尔哈赤已将成吉思汗当成了治国的楷模，已将前世的仇敌和睦为内心里的尊崇，化解为文化生态意义上的一种认同。正是在他亲近蒙古族的意念导引下，“满蒙一家”的理义就演进为后来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君子政策。

而且，岳飞也是努尔哈赤的前世仇敌。他不会不知道岳飞大破“拐子马”，并因颍昌一役，使金国元气大伤的史情。岳飞被害后，人们沉浸在“靖康耻，犹未雪”的爱国情绪里。就在“抵恨外辱”的余绪长久绵延之中，努尔哈赤却将他的两个孙子改为岳姓。兹证他已将自己定身在中国人的位置上。这种反叛族规、化敌为亲、增进民族统一的行为，是要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量的。他所以能起到兴清定邦的历史作用，得益于这种阔大的胸怀。



长白山天池

“长白山”之名源于满族语界勒敏珊延阿林，被视为满族的发源地，备受满族人尊崇。《太祖武皇帝实录》最早记载了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佛库伦吾神鸟所遗朱果而生布库里雍顺的神话，以此向人们昭示皇权天授的神圣性。

二、赫图阿拉的御膳房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确立了八旗制度，次年称

汗(hán),将赫图阿拉建为都城,史称后金。这个国号显得雄图若揭,是要连接历史,继承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准备夺取明王朝的江山,重铸先世的辉煌。这时期,曾当过明王朝建州卫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我估计已识得些许汉字。但他是否读过《吕氏春秋》里的“本味篇”、感悟过伊尹恣言割烹以喻治国的道理?想是不大可能。但是,雄图天下的英雄即便胸无点墨,也有强健的思想张力和改造时势的不凡灵性,深奥的学问在努尔哈赤身上似乎仅为一种粉饰。现在,他需要亟待塑造的新兴国体仅仅是这样两种形面:正面是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反明;侧面则是演进文明,履新图变,摈弃落后的风习和粗俗行为,为社稷的发展撑起更高的天幕。其实,这两种形面的塑造也是在塑造他自己的人格精神,使他的形象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接榫处化作一尊座碑。关于他的军事和其他业绩早已昭然于世,无须赘言,我只说侧面。这个侧面的形影从他对膳事的行为中就能反映出来。明末清初的史料卷帙浩繁,这些都留给明清史家吧。我们,只要放轻脚步绕到努尔哈赤的御膳房中窥视几眼也就够了。因为,这里是清王朝的御膳发端地,那冉冉炊烟中正飙升着一股股兴旺的生气。

这个御膳房,其实比努尔哈赤当初在呼兰哈达岗(今新宾永陵对面)启建佛阿拉城时的“殿堂衙署”(他当时任明政权的建州卫都督佥事)的衙膳房强不了许多,也就是几间极为简陋的土石之屋。里面的炊具是从征战队伍里搬过来的几口煮肉的大铁锅,再就是一些粗樽糙甑和几个带树皮的沉厚菜墩,以及几把染有锈迹的笨拙切刀。地上柴枝狼藉,空间辣烟弥漫。但是,别小瞧这个乡炊农灶式的鼎俎场所,它可是一个山野为家林莽为居的牧猎



民族恒定性的生息标志，是后来清宫御膳房里衍生的万方美食的起源地。而且，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选出了以雅喀穆为首的御厨班底。雅喀穆也就成为清王朝的御厨鼻祖。对此，《满文老档》里这样说：“Han be huda ulebuye yakamu gebungg niyalma.”译成汉语，即是：“给汗（努尔哈赤）供膳者雅喀穆。”



女真骑马武士雕刻

砖制雕刻。山西侯董明墓出土。墓砖上雕刻的武士身披甲冑，举鞭策马飞奔，是金代女真人尚武精神的形象反映。

女真，一名女直。源于唐黑水靺鞨。五代时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东至海。北宋末（12世纪初）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政权。金亡后与汉族融合。元时居辽东一带，至明中叶亦与当地汉族融合。从明初起，居住依兰等地，又向南迁徙。明代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明末（17世纪初）女真主要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成为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末纳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今赫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族。